

資料提供：

星島日報

版權屬星島新聞集團所擁有。此文章及照片已獲授權轉載。
未經星島新聞集團書面允許，不得將之轉載、複製、刊登或作其他用途。

Provided by :

Sing Tao Daily

Copyright 2008 Sing Tao Daily. Republished here with the permission of Sing Tao Daily. No further republication or redistribution is permitted without prior written approval of the Sing Tao New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7 星島日報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COLUMN 年·華

副刊 FEA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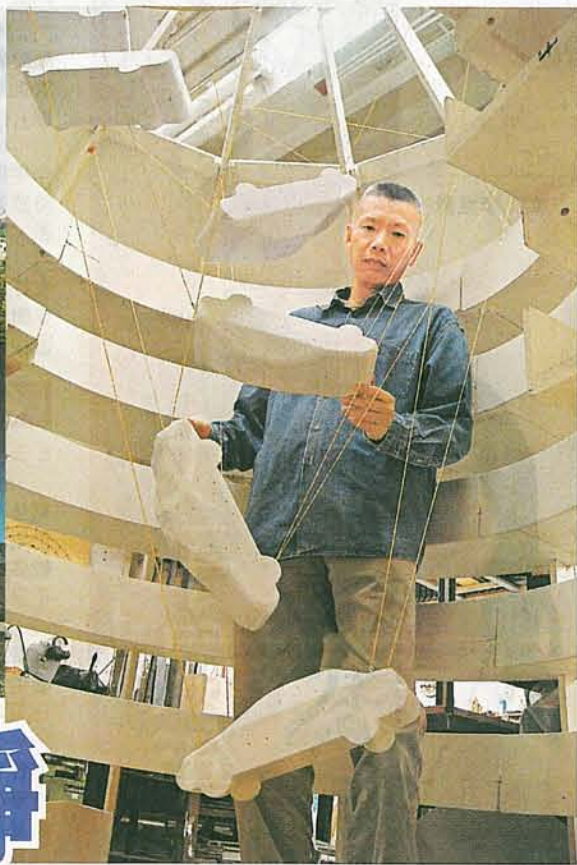
文化遊園

文化廊

許多人說，拍賣只是一個數字遊戲，不能以此定奪個別藝術家的成就及貢獻。只是，每當談起蔡國強這名字，又總心癢癢要提一下他在國際拍賣會上屢創的驚人成績。去年，這位聲名顯赫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又一次創下神話，憑作品《APEC景觀燄火表演十四幅草圖》拍出七千四百二十四萬港元的天價，成為二〇〇七年全球中國藝術品成交榜十大的第二位。

文：偉嘉 圖：星島圖片庫、Cai Studio

■蔡國強（右圖）不少創作均加入煙火元素，效果甚具玩味。（左）上圖為《黑彩虹：瓦倫西亞爆破計畫》，左下圖為《有蘑菇雲的世紀：為二十世紀作的計畫》。



蔡國強 難叫世界平靜

今年，這位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便留學日本，其後移居美國的藝術家終於回到中國的土地。除了應邀出任北京奧運閉幕典禮的核心創意成員及視覺特效總設計師外，由何鴻毅家族基金贊助、紐約所羅門·古根漢美術館主辦的《蔡國強：我想要相信》大型藝術回顧展，亦將於八月由紐約移師北京的中國美術館，把蔡國強及其藝術品又一次帶回他們的起點——中國。

華人資助別具意義

蔡國強表示，是次展覽回顧了他過去二十多年的創作，亦給予他一次自我了解的好機會：「以往的個人展覽通常把焦點放在新作品之上，藝術館的預算亦多用於作品的創作，這次則是一次藝術的回顧，請來很多學者專家撰寫文章，分析和研究我的藝術風格，為我往後要怎樣走，提供了一個新的基礎、新的台階。」至於古根漢美術館方面，為隆重其事更特別調用了館內十個展廳，將蔡國強不同形式的作品放滿每一個角落，成為開館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展覽。對此，蔡國強亦有信心展覽會辦得很好，他說：「早在二〇〇四年，古根漢美術館的館長看過我當時在MOCA的展覽時，已跟我洽談舉辦回顧展，至今已用了兩、三年時間作籌備，加上這次展覽是由一個香港的基金會贊助，打破以往華人較少資助當代藝術的常規，對我來說別具意義。」

回顧展的主題是《我想要相信》，那蔡國強最需要相信的又是甚麼？「《我想要相信》這名



■早前在蘇富比拍賣中拍得高價的《延長萬里長城一萬米——為外星人作的計畫第十號》。

字是我整個藝術創作一種相對概括的形容，當中包含了我一直希望保持的特質，那就是對世界、對宇宙、對社會種種現象的好奇及懷疑。」他認為，只有保留着童真，對身邊萬物都抱着一種懷疑、追問的態度，藝術家才能獨立思考，以及感受創作的樂趣及好玩之處。

兒時玩物變藝術

的而且確，「好玩」一直是蔡國強創作的座右銘。其中一樣「好玩」的東西，大概就是把自己在故鄉泉州的兒時玩物煙火爆竹放進藝術，而且還成功將之弄進大雅之堂，令國外的博物館紛紛請他合法「放火」（他曾到奧地利國家美術館作火藥爆破藝術表演，又曾與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合作，在為期半年的時間內，每天中午於館頂打出一道黑色的雲彩），二〇〇一年上海舉行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時，有關當局更特別邀請他負責大型景觀煙火表演，由此可見，蔡國強的創作絕不止於牆外開花，在內地亦得到普遍的歡迎及欣賞。

只是，當談到印象最深的作品時，蔡國強提出的卻不是這些將他身價推向高峰的煙火創作，反而是一個至今仍未實現的設計：「其實有一個創作大計，我從一九九三年已開始籌備，希望在二〇〇〇年進行，作為一次千禧紀念，只可惜計畫最終無法實行，令我有點遺憾。」蔡國強口中的遺憾，就是無法令全世界在進入二〇〇〇年的一刻把燈關掉：「當時大家都在想，進入二十



■蔡國強創作時的情況。



■蔡國強的裝置創作《撞牆》。

一世紀要做點甚麼作紀念，我反倒希望讓地球安靜一下，於是想出《平靜的地球》這構思，希望各國政府及市民配合，一起把燈關掉，使地球休息一會。」

叫世界靜下來的計畫無功而還，蔡國強反而一手令藝術世界更加沸騰。除了一組《APEC景觀燄火表演十四幅草圖》創下高價，再早前的一幅《延長萬里長城一萬米——為外星人作的計畫第十號》亦於去年的蘇富比秋季拍賣中以二千多萬港元成交。面對如此火熱的市場，身在其中的他又有何看法？「中國藝術家能夠得到世界關注，總體來說當然是件好事。只是我在外國生活久了，見過很多不同的藝術家，他們有些年紀老大，有些跟我差不多；有些在商業上取得成功，更多則是寂寂無聞，不過他們都仍非常努力，一直希望對社會、對人類作出貢獻，在這方面，我認為中國當代的藝術家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至於市場的情況，應該是另一種問題了。」